

#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战争

法共毛（PCmF）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第一期《毛主义手册》（马列毛主义期刊）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内人民战争的问题。文章由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出发，续以法共历史的批判性分析和毛派在 70 年代的反法西斯的抵抗及斗争，从不同的因素得出结论，可以说人民战争的萌芽随着反法西斯斗争和 70-80 年代的运动，早已产生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

1789 年间，法国大革命曾被资产阶级——一个兴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阶级所领导。除了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人民其他部分（工匠、贫困农民、城市工人）的第三阶级聚集了起来。这场革命拥有双重性质，一个是反对君主制及教会的反封建斗争，一个是反对外部干涉者们及流亡贵族们（因革命流亡）的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由武装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所领导。公社实现了改革，颁布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法。马克思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极右派试图在 1934 年进行政变之后，1936 年，人民阵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屏障。在左翼政府选举之后立即出现的持续数周的占领工厂之后，多个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带薪休假）得以实现。但法共并非政府组成部分，她更倾向于与社会党结成上层同盟而非像第三国际所定义的一样形成一个在下层的联盟。这个上层同盟政策受到第三国际的批评，同时法共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法共（在数量上）更像一个群众党而非先锋队。它的策略是通过议会路线，和平路线，通过与一个政党阵线结成同盟的路线，而非一个由它领导的群众阵线的路线来夺取政权。由于深陷自身的选举主义策略，法共没有一支武装组织来反对和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 1938 年，激进者推翻了拒绝大规模向人民阵线（西班牙）输送武器的布鲁姆政府。之后达拉第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条约。

在失去所有和英法达成共识的可能后，苏联为了争取时间和保全自身，不得不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法共立即遭到禁止，代表们被逮捕了。当希特勒入侵波兰并宣战时，法共谴责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点是正确的，因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已经被极端分子扫除了，但法共并没有给出要在军队内部组织反法西斯及反希特勒委员会的指示。要在（法国）先被入侵，之后被占领并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通敌者政府的情况下，法共才组织抵抗运动来反对占领军和维希政府。反

法西斯抵抗运动在领导反对纳粹占领军及维希的法西斯、通敌者国家的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指挥下重新团结起来。这支军队拥有双重性质，即反法西斯及民族解放性质。而这个双重性质包含人民战争的各种特征，即：一场人民参与的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有一支针对敌人的游击军队，以及一个民族阵线（采取统一战线的意义，与勒庞的民族阵线无关）。但不幸的是，法共仅满足于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计划，并在多列士的指示及戴高乐的压力下，解散了下辖的游击队武装（PTF）及法国国内武装部队（FFI），使得他们被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所整编。法共解散了在戴高乐的行政长官面前构成双重政权的解放委员会，而非续以在整个国家内夺取权力。之后，法共进入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认为能够从内部夺取权力。但除了格里尔高原，法共在党派斗争中没有一个是长期的支持地区。直到后来，在盟军支援或不支援情况下国内武装部队（FFI 及 PTF）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地区里，很多地方才得以建立由解放委员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 60 年代，法共沉迷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它跟随于赫鲁晓夫之后提出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并越来越陷入议会迷。

多项因素组成了掀起 1968 年运动的爆发性的意识形态“鸡尾酒”：性革命的开始（抗争开始于南特反对用两个分开的宿舍分离男生和女生），对消费主义社会的抗议（马尔库塞），情境主义（霍金斯的书《论大学生之贫乏》），越南战争（越南基层委员会——译注，法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建立），伯克利反对运动，德国的鲁迪·杜奇克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对现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运动，三大陆（译注，源自三大陆会议，1966 年 1 月 3 日至 15 日于古巴召开，又名亚非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等。在经济层次上，像卢迪西塔公司一样的大罢工勾勒出了 1967 年状况。南特封闭之后的拉丁区惨剧，引起了 1968 年 5 月 10 日的街垒之夜。5 月 13 日，为响应工会号召反抗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一百万人在巴黎举行的游行集会。罢工者日复一日的占领工厂。十多天后，一千万人处于罢工中，农民也提供了他们的支持，商人们则收到了南特工会发行的代金券。

简而言之，局势几乎变成了起义，但是法共表现的仅仅是一个守法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政党，它发展所谓的左翼联盟理论，继续通过议会道路来和平地夺取政权。的确，资产阶级被迫做出了重大让步，其中包括移民加入工会以及选举的权利，工资的大幅上涨等。然而戴高乐获得了时间来重整旗鼓，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则又重振起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阻止游行（一百万人）。之后，左翼在选举中被打败，产生了一个信奉戴高乐主义的议院。

然而运动仍然持续了数年。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提出了**退潮的理论**，但是，在8月份，由3月22日运动（从对大学的批判到对社会的批判）的一部分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UJCML）的一部分融合形成的**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 GP）的毛派**，拒绝了退潮理论并提出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问题。毛派确立了工厂的工作计划：进行反对剥削、压迫和修正改良主义怀柔政策的斗争。在雷诺公司，是**斗争委员会（comité de lutte）**和全国总工会（CGT）领导层之间的斗争。斗争委员会取得了不少胜利，也组织了对付告密者的行动（GOAF，反警察工人组织），流水线上的轮换也实行了（尤其是油漆部门）。虽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禁止了，《人民事业报》的负责人被逮捕，售卖《人民事业报》的人（毛派或声援其他组织的积极分子）被投入监狱。但恰恰相反，这些镇压行为无法阻止运动的发展。除全国车间斗争委员会（UNCLA）外，还有正义真相委员会及红色救援这些组织也建立起来。它们聚集了各不同组织的积极分子。同时无产阶级左派也依然十分活跃。

无产阶级左派转变为政党的消息被公布了，但是从未真正实现。它的路线借鉴了毛主义的各个方面：“造反有理”，对老板们绝不妥协的斗争，在修正主义及改良主义框架外的斗争，在**新游击队（nouveaux partisans）**的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一支半武装部门：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 Résistance Populaire, NRP）。但是党的建设理论坚持自下而上，但无产阶级左派却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而青共盟-马列则坚持一种经济主义的路线[为牛排辩护，拒绝政治——译注，牛排多半出自一首歌《为一块牛排出卖巴黎》，此处代指资产阶级]。然而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不自觉掀起革命的利普工人们（指LIP公司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却如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皮埃尔-维克多（Béni-Lévi）所宣称的那样，使其领导人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并解散了无产阶级左派组织。

自治运动则走上了一条更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道路，试图运用**房为人人（thèse des maisons pour tous）**的理论，这是无产阶级左派领导人提出的在群众中解体的论断。而人民自治武装核心（NAPAP）形成了一个武装的核心，该组织处决了特拉莫尼——皮埃尔·奥维尼的暗杀者。接替他们的是“直接行动”小组（Action Directe），该组织使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目标的袭击和武装行动倍增。

无产阶级左派是唯一一个宣称毛主义并且在群众中有重大实践的运动党，这就与“直接行动”小组不同，后者在工人阶级中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性和组织性的影响。无产阶级左派象征性的实践了半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作为目标，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持久战争，但无产阶级左派却没能进一步迈出脚步。

虽然这两个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与直接行动小组）存在缺点，但这不能使我们忘记它们的**积极方面**，它们并没有像法共一样有着 60 年以来一直使人难忘的公开的修正主义。法共正确地建立了第三国际在法国的支部，也进行了很多斗争，尤其是在抵抗运动时期。这些经验和斗争，就像我们的巴黎公社和国际上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现在在秘鲁、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进行的人民战争一样，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财富**的一部分。

1981 年，左翼执掌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并联合了法共。而密特朗确定的目标则是：减少法共的影响力，使其失去那些将会不断减少的选民。那些“共产主义”大臣会来管理资本主义，接下来的结果我们就知道了，那些左翼党包括法“共”（P ‘C’ F）将在 2002 年败选，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第一轮选举就分裂了，而是因为他们之前的选举承诺没有兑现，失业大量增加等等原因。

面对国民阵线的崛起，尽管极右翼总票数不过 6 百万，对比右翼则有一千万，他们号召投票给希拉克，但后者最后却能以 70% 选民中的 82% 的选票当选。即使得益于左翼和极左翼的选票而当选（第二轮选举中总共有 3200 万人投票，除了中右翼外，左翼功劳很大，该处数据为第二轮选举数据），希拉克结果还是通过以下各项措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重建：抨击退休金，增加社会普摊税（CSG），在法国民工联（CFDT）支持下减少医疗报销费用，采用新的法制（博卢法——译注，城市方针规划及城市翻修法），建立他那些就业中心。

在 2005 年就是否支持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上，即使有着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及法国民工联党徒的同意票支持，即使 CGT 领导层想要传递他好心的“工会的”“中立”[该立场被投反对票的 CCN（全国联盟委员会——译注，CGT 内部部门）所推翻]，工人人民运动还是压倒性的投了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运动的第一次胜利。**

但即使如此，正如我们早就预料和在我们媒体上写的一样，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府还是继续了他们的攻势，萨科齐甚至还是让欧盟宪法得以通过了。据他们称为遏制失业的新措施已经被实施。新合同代替了之前的合同。首先新雇佣合同（CNE）被法国民工联所支持。该合同涉及的是在雇员不超过 20 个的小公司里工作年龄在 26 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没有被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即使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FO）没有签署该合同，但也无力反抗它。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运动，比如国民教育运动，反对退休金运动等。但是他们没有号召封锁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号召所谓的“总罢工”，号召在合法框架内，预先通知行动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罢

工），这样就阻止了一切全面运动。劳动者失去了几天的工资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气馁和心酸遍布法国。左翼政党没有任何前景可言，除非到 2007 年，以左翼政府代替右翼政府来领导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替执政，而其结果我们也早就见过了。

贫民区的贫困和大量的青年失业（40%），以及伴随着的越来越强的压迫。2005 年 11 月，在克里希丛林，在警方毫无依据的追捕行动下，两个年轻人触电身亡，还有一个严重烧伤，这件事引起了**各郊区的起义**。而这次起义则使得沉重的一幕降临在无产阶级身上。

各党不得不在这次起义中站队。大部分政党基于其反对民众为反抗压迫，反对镇压而采用的暴力的立场，强调这次起义的“过激性”，要求人们保持冷静。在郊区起义中，资产阶级逮捕了 3000 名年轻人，其中 600 人被判处 1 个月缓刑到 8 个月的监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又一次得到证明。这次起义之后接着是 2006 年春天起来反对 CPE（高级教育顾问）的青年大学生、高中生，他们对索邦的占领导致当局派出机动 CRS（共和国保安部队）以赶走占领者。一个月后，街区仍然被封锁着。但这没有阻止大学生们和高中生们的决心。运动从**雷恩第二大学**开始，扩散到了图卢兹和南特，后来扩散到的大学达到了 70 个；超过 700 个公立中学被封锁。全法国的年轻人们都上了街。70%人口宣布自己反对 CPE，因为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也担心劳动法被有计划的破坏掉，担忧没有无产阶级的阻止，所有通过斗争而得到的社会福利遭到取消。游行示威一天天的扩大规模，到了 3 月 28 日，有 300 万人上街了。4 月 4 日，希拉克在电视上的挑衅也在大街上播出。

我们是否可以说，**郊区起义**，这个反对 CPE 的运动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是导致人民战争的过程的一部分？**当然是的，这是人民战争的前提！**郊区青年敢于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起义反抗**，因为这些组织在他们的街区放弃了进行真正的革命政治工作，仅仅因为他们反对**把愤怒变成暴力**。他们要求加强警察和司法，要求采用更多的手段来中和这种愤怒，这种激怒，来安抚绝望的年轻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安抚者、调解者们被郊区青年所拒绝。因为他们强调的是“暴行”，而不是反抗，因为反抗在他们眼里还不够政治化，而实际上，反抗是被领导来对付**所有资产阶级的真正的暴行**的。运动中的暴力实际上还处于低级阶段：除了警察方面外，另一方并没有武器。这次运动中的暴力也具有**一种象征性**，在（反抗）CPE 期间也被越来越多的群众重新使用

起来。一部分“打砸者”意识到了和大学生及高中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联系起来，并更具有针对性地运用暴力。

运动本身仅使用**有限的暴力**。这是一种针对国家机器的**防御性暴力**，反对 CPE 的运动领导部分地从组织起来的部队手中逃离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通过中间的工会发挥了影响。这些工会出于他们的利益不得被迫跟随（运动领导）。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CFDT（法国民主工联），它通过牵头支持运动来恢复自己的形象。这样就使人忘记他为了 CNE（译注，可能指全国企业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而 CPE 则在 CGT（全国总工会）第 49 届大会的筹备中帮助了 CGT 的领导层，这是因为 CPE 强烈反对自己在 CGT 重组过程中充当和事佬和伴唱者的定位。如今 CGT 的领导层参加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会，其计划是通过与国际上的 ONU（联合国）、FM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MC（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等组织的恳切合作来**管理世界**。这次运动本身，在暴力的问题上，在对系统本身而非仅仅对现任政府的进攻问题上，贯穿着意识形态斗争。

政府在 CPE 上退了半步，放弃了这个计划，作为代替，提出了一些看起来是鼓励老板们雇佣的，针对老板们的额外礼物。在左翼或右翼（政府）下，我们早就听过这种老调了，不过支持他们的青年和劳动者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年轻人们动摇了那些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老机关，迫使他们质疑 CNE，当然这些机构的其中一些曾像 CFDT（民主工联会）一样支持 CPE。其他机构则拒绝将掀起对经济系统的阻塞作为斗争手段，阻塞不应当与起义性的总罢工，持久人民战争结果所混淆。

自 CPE 以来，一段时间内再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同时又广泛而大规模的运动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峻的斗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形式，这标志着一定的转变。因此，应当注意在学院中反对 LRU（大学相关法律）的斗争和接下来的反对 LRU（大学相关法律）实施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教授们与学生们团结在了一起）。这两场斗争具有数月封锁大学以及试图实行“免费大学”、“平民大学”的特征，总之是试图推翻讲座这种文化模式，**推翻教授不受质疑的文化模式**，试图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向外界开放大学。同时，在一些城市，还建立了外部委员会，用于与社会上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

同样，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带来了资本的重组和再布置，来保障资本帝国主义阶级更高的剩余价值。这点表现为大量的裁员，工厂及企业的关闭。就是因为这样，这些工厂和企业的劳动者们将**形式激进的斗争**付诸实践（扣押高管，占领工作区一级政府机构，威胁摧毁生产工具，等等）。这些斗争背景下，劳动者们

起来**反对通敌的工会领导**——资本（政府）代表名副其实的温顺社会合作伙伴，并且，劳动者们还实现了在聚集了工会和非工会成员的斗争委员会下**基层**的团结。其中的一些斗争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且没有普遍化，但是这是面对改良主义组织（工会和政治组织）下工人阶级自治的第一步。

持久人民战争始于郊区暴动，她通过年轻人反对 CPE 的斗争继续推进着——这个斗争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又一步。战争在工厂和企业中的斗争继续。最为先进的斗争尝试采用斗争或者行动委员会的形式来自我组织。这些斗争（郊区暴动，大学生中学生反对 CPE 运动，反对 LRU 斗争，工人反对解雇和企业关闭的斗争）累计起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及支持。这次对资产阶级的反攻表明了人民战中的**发动阶段**已经开始。不过这也仅仅是**战略防御**的前提，一些组成部分。他还缺少很多东西。尤其是主观上，第一是，一个此时能够为斗争照亮道路的更有力量的**毛主义共产党**。其次缺少一个可靠的革命的，由党领导，并且与工人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的组织。郊区青年们将知道，在这种政党，在真正的**青年革命运动**领导下，才能走上人民战争的道路。

尽管实际上几乎没有党，也没有革命青年组织，更谈不上战斗部队，郊区青年们仍然表明了无产阶级的孩子们在无组织情况下仍然有能力，把针对国家的镇压机器，针对剥削系统的反抗运动给扩散开来。此后，在大规模镇压后，年轻人们看起来从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学习起来了。他们从正面对抗更强的敌人转变成会使用“集中优势力量突破”的虽然仍是防御性的方法。即使他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年轻革命者们，年轻毛主义者应当到群众去，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但同时也应当带来自己的见解，因为共产主义者并非从零开始的，“老的必须为新的服务”，而非相反，这是因为“新的不能回到‘旧的’”，不过还要“仅使用对新的有用的”。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场斗争将会继续，因为无论负责管理资本主义系统的政府的政治态度如何，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都无法通过改革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并建立社会主义系统来解决。而只有一个考虑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的同时，在我们国家引导通往人民战争的进程，才能在整个国家内掌握政权然后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应当由各国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组成的政党，吸取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和在秘鲁、尼泊尔（尽管鉴于最新发展应当保持警戒）、印度、土耳其、孟加拉、菲律宾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进步的经验教训，以及关于我们自己和就我们自己的特殊情况而言的，近来的郊区暴动，大学生及高中生的经验教训，劳动者及各种形式的反抗

和暴动斗争的教训，以及对左翼、合法路线的极左翼、右翼、极右翼都无法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道路这一事实的经验教训。

### 他们有他们的计划，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

让我们在所有地方组织起反抗！

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人、人民组织，来反对调和的、改良的和/或通敌的政治领导。让我们揭露那些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的叛徒。

让我们在工厂和企业里组织起委员会，团结工会或非工会成员来重建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起平民街区的街道委员会（**新政权**的萌芽组织）来满足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群众的要求。

让我们把共产党人和所有那些想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人团结到毛主义共产党中。

反对现代法西斯的兴起，让我们支援所有的反抗行动或组织，帮助他们建设，以克服各种程度的阻力，和敌对势力达到充分的平衡来使斗争席卷全国。这就是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在每个国家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及其帮凶走狗。